

在回忆里,友情才会显得那样美好,是时间为友情磨出了包浆

包浆的友情

肖复兴

这棵树有别于另一棵普通的树的那一部分,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吧

打开折叠的松山湖

陈崇正

我是松山湖的老居民,十多年前在湖边教过的学生,如今多数已经为人父母;而这些年松山湖日新月异,湖边人来了又走,最终我也加入这入来人之中,从既是过客也是主人,到与这片土地若即若离,所幸却从未真正离开过。

若说沧桑,毕竟还是有的,时间总会在心底悄然增加岁月的厚度。湖还是那片湖,开阔而明亮,对不同心境的人敞开着。忘记从什么时候起,我习惯性地希望有更多人认识松山湖,虽然松山湖早已足够知名也足够繁忙,特别到了节假日,路边常常是车满为患。

但这是不够的。如果仅仅是游人如织,依然是不够的。我曾在松山湖边见过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教授,他此行的目的是去跟一家韩国航运公司谈技术转让业务,顺道来中国旅行。我知道丹麦的人口还没有东莞多,但科技力量非常强大,仅凭哥本哈根学派的盛名便足以让这个城市享誉世界。面对我的恭维,教授摇摇头说,他有许多外国朋友,他们来到哥本哈根的第一站,是向我打听安徒生,然后去安徒生墓地献上鲜花。

与丹麦教授的交谈,让我第一次为没有故事的松山湖感到局促,第一次感到一个地方仅仅有风景和科技是不够的,它还必需有文化,有人文,有故事。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,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明白,必需有文化名片,必需打造文化的软实力。关键在于,“打造”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奋力而为的生硬,而对文化来说,更重要的是培育,是培育这个与地方相适应相融合的文化生态。

有一年,我应邀参加青海一个诗歌活动,在金银滩参加

了他们的音乐节。那天风很大,音响效果并不好,话筒里频繁传出杂音,远处的山坡上还有羊群在吃草……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,整个演出显得有点魔幻。但是,这个音乐节却有个响亮的名字,叫“王洛宾音乐节”。演出结束我走进了王洛宾音乐纪念馆,看到王洛宾和作家三毛的通信,在海拔三千米的地方,轻微的缺氧让我更能思虑清晰地重新思考这样一段感情,然后不自觉地受到感动。

回来之后我反复琢磨金沙滩之旅带给我的心理感受。构成这个心理体验的关键词是:草原、音乐、歌手和爱情。我们到了一座城市,到一个地方,不仅仅因为风景,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看不到的那一部分。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,但如果告诉你这棵树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千里迢迢带来的,这棵树便不一样了,大家也会另眼相看。这棵树有别于另一棵普通的树的那一部分,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吧。

对松山湖而言,二十年的建设足够让它变得美丽动人;我常常想起2005年我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时的满眼荒凉。然而更应该看到,松山湖在文化上依然是被折叠着的,并未被很好地打开。或者可以说,从文化意义上理解,松山湖的文化建设才刚刚开始,要用百年的尺度去看待文化的开发和培育,要看到这座科技之城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从文化属性来看,松山湖的文化当然不能像千百年古都那样从故纸堆里去翻找,也不是移植几个明星大咖发声歌唱便能够立竿见影粉刷一新。要看到松山湖能有今天的成绩单实属来之不易,必须从它内在的文化肌理入手去培育可以源源不断输出的种源。要从更高的维度上阐释松山湖,书写松山湖。

某一天当涓涓细流汇成太湖,阳光照耀的一瞬,某个陌生心灵便因此受到感召,从而打开被折叠的心湖。

尼采说:“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,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。”

你了解自己吗?

刘荒田(美国)

哪怕你坐七望八而脑筋一点也不糊涂,能写洋洋万言的救世宏论,可敢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:了解自己吗?

不可能一点也不了解;但是,透彻吗?可预测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走向吗?姑且拿以下一个例子作检测:最近喜欢得不行的一件东西,或一个人,或一本书,或一处风景,或一种游戏,“喜欢”可延续多久,何时兴趣减退,何时掉转头不顾?我承认,无时无刻不与之周旋的“我”,亲密无间的话,我依然看不透,难以完全把握。

我常常被“习惯”钳制。一些极细微的内心反应,使我感觉这一偏差。在家里,有许多年,都是老婆替我盛饭、舀汤,我坐在扶手椅上当大爷,没感觉有什么不对。直到一天,她不理我空下来的碗。我一惊,什么不对呢?生气了?抗议了?心里冒起极微妙的“耿耿”。加以检讨,遂为自己的岂有此理吃惊。

推想下去,一位素来豪爽的朋友,每次上茶楼和咖啡馆,埋单非他莫属,谁去抢都自讨没趣。久了,单子放在桌上,所有朋友都不碰,有谁呢,许多年过去,现代礼貌君突然不请客了,要AA制,老老友表面唯唯,背后骂他,哼,翻脸不认人,从前我们捧他的场,都忘记了。还有,你20年来资助一位亲戚,直到他的孩子自立,你停止了,怨言随之。原来,“升米养恩,斗米养仇”一古谚,不是揭示表面的世态炎凉,而是指向普遍的人性——一旦成为习惯,就变为理所当然,若它被骤然改变,梗在人心里那点“叭咕”,即鲁迅所说的“皮袍下沾着的”小”就膨胀,若不及早省察,纠正,它迟早会吃

到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,我写下了如下文字——“父亲健在的时候,我发表了有限的几篇文章,他并不知道。他也并不知道,在别人眼中的最佳时机,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,无人记载,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,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,我们了解多少?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其实,也正是父亲离去后情感郁积让我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笔,才有了这本祭悼的《夜淡如水》。所以,这本书应该让父亲看到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,我写下了如下文字——“父亲健在的时候,我发表了有限的几篇文章,他并不知道。他也并不知道,在别人眼中的最佳时机,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,无人记载,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,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,我们了解多少?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虎年立春过去一个多月,忽然铺天盖地下了一场大雪。冒着大雪去天坛,衬着飘飞白雪,红墙碧瓦的天坛,一定分外漂亮。没有想到英雄所见略同,和我想法一样的人那么多。想想,如今手机流行,拍照方便,人人都成了摄影家,趋之若鹜来天坛拍雪景

的人,自然便多。我坐在双环亭走廊的长椅上,这里平常人不多,今天,也多了起来,都是在雪中拍照。坐在双环亭里的人,几乎是如我一样的老头儿老太太,看年轻人纷纷在大雪中嬉戏,手机和相机像手中的宠物一样,在雪花中一闪一闪地跳跃。

坐在我身边的,也是一个老头儿。我来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,大概时间久了一点,寂寞孤单,便和我说话找话聊了起来,方知道他比我小两届,68年老高一的,当年和我一样,看年轻人纷纷在大雪中嬉戏,手机和相机像手中的宠物一样,在雪花中一闪一闪地跳跃。

越聊越密。他很爱说话,话如长长的流水,流个没完。听明白了,他是来参加他们队上知青聚会的,同班的七个同学说好了,今天来天坛双环亭这儿聚会,拍拍照,聊聊天,到中午,去天坛东门的大碗居吃饭。当初,他们七个同学坐同一趟绿皮车厢的火车,到北大荒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,别着回到北京后工作不一样,

有人当了小官,有人发了点小财,有人早早地下了岗……不管怎么说,七个人的友情,一直保存至今,从1967年到北大荒算起,时间不短。

都快中午了,除了他,那六位一个人还没来。他显得有些沮丧,拍拍书包对我说:北大荒酒我都带来了,准备中午喝呢。咱们军川农场出的北大荒酒,你知道,最地道……

我劝他:雪下得大大了!也是,没想到今儿雪下得这么大,你歇歇我们定的日子,没着黄历!他对我自嘲地苦笑,又对我说,好几个哥们儿住得远,今天这路上肯定堵车。

我忙点头说:那是!别着急,再等等。大伙儿都好多年没见了,本来说是前两年就聚聚的,谁想这疫情一闹就闹了两年多,聚会一拖再拖,到了今天,又赶上这么大的雪!这样的聚会,更有意义!我宽慰他。

这时候,他的手机响了。同学打来的,告诉他来不了。放下电话,他对我说:他家住得最远,

清华那边五道口呢!又来了个电话,另一个同学打来的,嗓门儿挺大,我都听见了,也来不了,家里人拉他非要到颐和园拍雪景,人正在去颐和园的路上堵着呢。

少了俩了!他冲我说,显然有点不甘心,拿手机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,铃声半天,没有人接。他有些扫兴,又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,这一回接通了,抱歉说:来不了,实在没辙呀,这么大的雪,咱们改个日子吧!

他放下电话,不再打了。坐了一会儿,突然,他站起来对我说:这么大的雪,我本来也不想来。我老伴说我,这么大的雪,再滑个跟头儿,摔断了腿……可我一想,今天这日子是我定的,天坛地方也是我定的呀!

叹了口气,他又对我说:你说那时候咱们北大荒的雪下得有多大呀,比这时候大多了吧?那年冬天,一个哥们儿被推举上工农兵大学,给这哥们儿送行,在农场场部,包下了小饭馆,下这么大的雪,跑十几里地,不也是都去了吗?

我劝他:此一时彼一时了,兄弟,那时候,咱们多大岁数,现在

还。直到朋友再三说您平易近人,提携文学后辈,不妨一试,我才拎着书稿,惴惴不安地去见您。结果竟然受到不少鼓励,这才有了您那篇题为《一副真诚而亲切的文字》的序言……

往事历历在目,除夕那天我随即与您短息联系,大年初一我们又通了话,您因为听力不大好,嘱咐我把邮箱发您,更方便交流。您收到邮箱后几乎是立刻发出邮件——

晓琪同志:早安!我有没有弄错你的邮箱?请复,我会随即给你去信。

晓琪同志:我平时很少查邮箱,您一连发了三次我都没有复,您有些着急,叫您的孙女给我电话,让我查收。待我确认之后,您又发一邮件——

晓琪同志:很高兴与你联系上了。知你还有兴趣给我写传。我想让我们先见面谈谈,我把可以用于参考的文字材料给你过目。你阅后如认为可以,下了决心,那便动手吧!好吗?

晓琪同志:第二天一早,您回复了——

晓琪同志:早上好!你的回信带给我一个十分愉快的早晨。谢谢!尤其感谢你对我写的褒奖,真是受之有愧。

晓琪同志:很乐意陪你到故乡走走,很近,不用一个钟头的车程。可以看看我的“书屋”,跟我的乡亲、我的儿孙辈聊聊。节后随时恭候。祝您好!

晓琪同志:几天来,我不敢回看您发给我的邮件,此刻鼓起勇气打开,顷刻泪目……岑桑老啊,您从来是说话算数的,可这回您食言了。您说“节后随时恭候”,可我去哪儿找您啊!

晓琪同志:交往淡如水,师恩重如山。岑桑老啊,天上人间,我和您的虎年之约永无兑现的机会了……



心如冰清(国画) 张思燕



荷兰蒂尔夫特湖边即景(纸本设色) 张达

即日起至3月15日,“南京北宋,东海西海——张达画荷兰山水作品展”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羊城创意产业园内)举办。

岑桑老啊,您从来是说话算数的,可这回您食言了

无法兑现的约定

宋晓琪

广州少有地一连冷了20多天。2月26日有些暖了,久违的阳光活泼泼地在窗外的桂花叶上跳跃。岑桑老,您在这天离去,从此我们的虎年之约再无兑现的可能……

正月十二的上午,您打来电话,在我印象中,您一共也没给我打过几个电话,虽然相识已经快30年了。您在电话中总是叫我“晓琪同志”,别人这么喊,我会觉得时光倒流,一定是生分或初次见面,您不同,您是这些年唯一这么称呼我的,是习惯也是郑重,我固执地这么认为(平时聊天岑桑老是我“晓琪”的)。

那天您在看似随意中非常郑重地说:“晓琪同志,我要去住院……”我的一紧,正想问是什么原因,您不给我留时间,中气很足地继续说:“下星期出院我就马上约你,你得上我家里一趟吧?”

“那当然,可不是一趟哦。”我得去很多次,和您聊,采访您。”我的心一松,看来是例行检查、保养几天。

“你到我家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呀?”

“您放心,我开车,而且很近啊,我不是去过好多次了吗?”

“对,我记得您是开车的。那就好,我不开车,也没去过你那儿……”

我赶紧抢了一句:“怎么能让您跑呢,我去很方便的。”

“好,就这样,我一出院就给你电话。”

放下手机,不知道为什么,我还是有一丝担忧,我知道您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,又已经95岁高龄,但另一个声音说:肯定没事的,您精神旺,走路快,胃口好,说话响,谈兴高,每次我们去喝茶,您都饶有兴味,讲起往事绘声绘色。在我看来,您除了耳朵有点背,其他啥事没有,活100岁没问题!我好期待您早些出院,给您写传记的事断断续续说了好几年,这回总算是敲定了。

10天后,也就是2月22日,

在心里,我无数次默念我想重新说的话,但想说的话只能是一场内心彩排,而演出终再无机会

除夕,是万家团圆的日子。按老家习俗,这一天要给故去的亲人上坟(老家俗称“送亮”)。这一次在给父亲“送亮”时,我给父亲祭烧了一本自己的书。那天下午,从家里走出荒野里父亲的寄身之处。踏过曲折狭窄的田间泥路,日渐荒芜的堰塘,经冬的田野萧索极了,偶尔有觅食的鸟儿在田间急速掠过。这段路,一生劳动的父亲曾无数次走过。走在这短短的一段路上,我回想父亲在四季里忙碌疾走的身影,似乎走过他浓缩的一生。回到父亲的坟前,点亮香烛,燃响烟花,我将撕下的书页点燃。看着一页一页的书页灰飞烟灭,我与父亲默默交流——其实,父亲在世时,我们的交流有限。我时

常想,如果我们将父子间曾经的全部对话连接成文,其篇幅在彼此重合的人生书页中确乎只有薄薄数页,以致可以忽略。但也正因为交流有限,有些话语才弥久难忘。

年少时,或许是由于维护长辈的威严,抑或是因为生活艰辛而致心气不顺,父亲对我近于冷漠,严厉得近乎苛刻。那时,与父亲的交流一直是单向的,我极不愿与其主动交流,多只是被动应答,连不得已而唤出的那声“爸爸”都是怯怯的。及至高中,我到县城求学,当满月成月的分离后回到家,我觉察到父亲很想与我多说话,但彼此心知的那份客气劲,让交谈有丝丝陌生和别扭。大学毕业,我南下广州谋得教

职。在电话没有普及的年代,只能写信,可以想见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捉笔的不易。这次回家,母亲才告诉我,当年收到我的信,由父亲读着,一字不识的母亲在旁听着,时常听得泪涟涟。后来有了电话,手机,在拨打但不频繁的电话里,与父亲的交谈也不简洁无趣,但我能感受到千里之外电话那端的喜悦。

没有十全十美,父亲也不例外。他经历的单调和视野的局限,让我对其行事及言语不免有怨怼之处。后来,在他逝去年后的日子里,我时常回想起自己某个场合的不逊言语而愧疚。在心里,我无数次默念我想重新说的话,但想说的话只能如一场场内心彩排,而演出

给父亲烧一本我的书

万绍山

我从来羞于别人叫我作家。我只是一个养肤浅陋的文字书写者。当不惑之年后才提起笔,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写作训练的最佳时机,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,无人记载,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,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,我们了解多少?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其实,也正是父亲离去后情感郁积让我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笔,才有了这本祭悼的《夜淡如水》。所以,这本书应该让父亲看到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,我写下了如下文字——“父亲健在的时候,我发表了有限的几篇文章,他并不知道。他也并不知道,在别人眼中的最佳时机,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,无人记载,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,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,我们了解多少?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终再无机会

我从来羞于别人叫我作家。我只是一个养肤浅陋的文字书写者。当不惑之年后才提起笔,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写作训练的最佳时机,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,无人记载,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,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,我们了解多少?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